

#S2
448744

藝 生 文 叢

北 風

黃 陳 穆
茶 梅 穆

北 京 藝 術 與 生 活 社 出 版

國畫

叢文生藝

北風

北京藝術與生活社出版
北京西直門內大街四十四號

穆 陳 黃
穆 梅 茶

穆 贈 世 年

北京藝術與生活社出版

邊角集

將行前

在古城

無題

五月

訪

山路

泉

陳跡

當年古廟重過宿

病春

戀女

無詩亦無眠之夜

晴夜

鬱夜

秋夜

朦朧月

吊五色鸚鵡

黃茶

總目錄

邊角集

黃茶

曠廬集

陳梅

踏跟之歌

穆穆

弦外音

穆穆

出版者的話

我們用自己的力量，相互的熱情來出版書。

我們不談建設，也不抱過大的希望，但我們倒願意作一名衝鋒的小卒，一個拓荒者來爲作者與讀者的寫和讀而努力。

我們還未估計到本書的價值問題，因爲那要待以後的時間去証實的。我們切望同道者的支援及任何人的教正。

袁 獻 星

將行前

——寄小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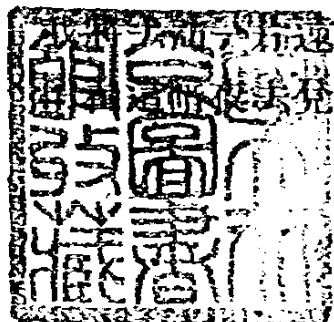
告訴你 昨夜我有夢了
 夢時和憤想時一樣
 我又作氣血的英雄了
 引頸一口把青天吹破。

學古人把生命比如流水
 我願作暴雨中一頭猛浪。
 隨着前波殺過去
 不老的岩石也咬下它一塊。

兩載來被囚鎖在這古城
 猶如一匹被捕的野獸
 我懷着灰色之憂鬱終年
 如今壯胆嚙斷鏈鎖
 我要隨着季節的風走了。

原先在三寸黃燭燒着靜夜
 我常搔着亂髮對你說：

「當把青色的希望點着時



遠方的風景
 送來個黎明。」

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

在古城

這古城像一潭失味的死水
春秋無聲地在它身上來去
如今它時時回首唏噓了
像一個半生貧落了的老人。

多少條陳腐的街哭喪着臉
指揮燈捧個新的容顏
那兩隻有色的眼睛動轉還依舊。
時常銹起的落日
也仍向雕龍的城樓裡竄去
我結了一個熱情的朋友
是壯雄的三月蔽天之風沙

今年嚴寒拖長了尾巴
使我到處晚看多少日
駝着壓力的鉄漢之胸脯
棉花雪騎在街頭飯攤的那柄大傘上
仰首盼晴天的太陽
小廝三又罵絕了神仙的官名
隔鄰的少女倚窗疊眉了
這時節樓邊草還沒有生起。

當年的故宮對過去太息
一篇繁華夢再翻不回來

苦寂時我常望北海的白塔
如紗的灰色之細霧
不能寄走我的言語
我乃期待於靜日之流雲了。

我聽膩了前朝遺民的古語
如看厭流線者所翻演之花樣
有牽土色駱駝的人
披一身風塵自沙漠中來
我又想到了蒼茫的遠方
心情遂跟着鈴聲走去。

一九四一·三·六日寫成於
某學院的圖書館中

無 題 —— 寄贈某婦婦

對人 妳永遠用莊嚴 沉默
來織成一篇美的謊
貼在已久無粉黛的臉上
如妳獨自臨窗時
用燃火的眼睛
戀起三月裡晴空之顏色。

怎堪在空閣中
膩聽巷角裡
會牽起悠想之盲人笛聲呢！
無邊之死寂
如無邊之黏土和岩石
封着妳這座還可以燃起的火山。

如今 畫眉時
已不再用那圓圓的鏡子了
怕那裡有一張忠實的咀
來述說你寫在容顏上之無限幽思
更還將告訴妳
半段青春將在默默裡憔悴。

三月十三日夜一時於得月齋

五 月 ——有寄於遠人

春來 依舊衣起平天之黃沙
 說倦 也未
 說醉 也未
 說生之類茫吧！
 類茫裡我又默讀回丁香老去。

如昔日愛惜陌上之細草
 今日我愛惜庭前蝶了
 常恨自己未生砌花之雙翼
 不能隨五月風飛起

靜夜中欲詩 無詩
 欲醉 又不飲
 寂鬱裡伏案攔管
 再等 等窗下榴花結蕊入夢來。

四二·四·二九日夜穆穆舊作改抄
 陳梅二兄之徵

訪

沿巷的青樓已合着人睡了
我披一身星子去訪你
你挑燈 暖一壺殘茶代酒
又欲潤潤嗓子從當初說起。

一張爲年來憂鬱所刻樵的
晝黃色之容顏
昏黃的燈光正爲它鑲一層薄金
話時 我細審
陰雲猶鎖在你勤於顰蹙的眉頭呢。

三句適意話

你又拋出生澀之笑了
這笑好像你爲來客
已賸有多少時日

是什麼以一千個不平
把你安排到這裡來的
剛強 果敢猶使你不向運命低頭
常年點着一身熱血
你永欲衝出這霾天之外呢！

一九三九夏深夜

山 路

當我遶回農家的野菜園歸來時
山林已巧遮了萬盞燈火
暗中我乃打起始戀時輕經的口哨
欲吐盡自遠方帶來的無色之憂鬱呢

夜風 今夜於林中睡了
幽咽的犬吠方始可來自遼遠
該問脚前草吧！
我是否正走向那修邊的杉松之家呢！

七月六日訪田瑯先追來

泉 —— 題畫

慣學綠窗人作仰首思
我永讀起鏘鏘無聲之深谷
且戀一隻不古 不鑲邊的夢吧！
等三月風手訴我以溫情
則將用無盡之瓊漿澆起青青的希望。

三十年深秋扶病漫顯

陳 跡

丟在江邊上的故事
如今已都叫漁人
一張密網給所打走
記得吧！那紅色的遊船
不是在三年前
載着一條生靈沈到水底

百歲老榆跌在荒徑上
六月裡又少了一片蔭涼
雖說青山依舊沒有變臉
連消失的日子
可都是帶着刀筆走過
把踪跡 偷偷地
寫在岩石之上了。

你 你還望着遠帆
無盡地在想些什麼！
是已過去的浪花
那一個還可以追得回來！

三九十二月改作於燕都

當年古廟重過宿

青色的牛眼燈
撐下隻無光之夜
在一個被多少風雨
敲亂了筋骨的神刹

陰雲密鎖住四週
像不透明的霧
埋下了一段森林
埋着這點燈火
也埋着我這搨一身清風
無家的疲倦之過客
寂靜在身邊拉着手
牛眼燈的火焰
也跟牛眼燈老？
再不會學着頑皮的孩子
跳已往那隻花舞

枕着一塊腐瓦
我臥在泥佛的脚下
如昔日牽馱來乘涼時
——只差這時是冷的子夜
 那時是熱的靜午
（因之就差了一盤棋

和一個老僧
還有我那片投到海里
也要浮起來的心情。)

暗中我摸到泥佛之衣襟破落
兩隻繡花的戰靴
給不義的黃鼠剝脫了
一身好盔甲
被無情的土蟲蝕穿。

閉上眼睛
我細數着破壁裡的麝聲
將盡的牛眼燈
連成串在太息。

如今我欲一手殺開陰雲
擒回當年的那輪古月
再把我合着這神刹洗一遍。

三十年三月六日成

病 春

打開了四月的窗子
打開了青籐封鎖着的園門
我獨怕舊日的紫燕重來呢
(那一雙會點亮起記憶的使者。)
遂欲拖住這將老的春天了
使永於病寂終日之枕邊不去。

今日的太陽悅顏向我招手
我乃應扶以一個怡愉走出
但四肢無力 腰如階前草
怕簷下有賊風溜來呢
再盜走我一身超常之高溫。

晚間戀女負書來探
緋色髮帶未紮 髮花未插
翻起紅唇她先以眉搔眼
說家中丁香伴着海棠從風謝了
夜里我遂有紛紛英雨入夢。

一九四一暮春改舊作

戀 女

我有如蛇的戀女
在古代的暖流之河畔。
草色的不鑲邊的衣角上
她永披有無子花的香味。

在多葉的椰子樹下
我曾問過她是那裡結下來的
她乃又擺起一身天真
說過來無盡之東風了呢。

常有蟲鳴如籟之夜
半輪月偷自林中來了
她該乘一葉獨木舟
披滿身星子自上流來訪。

在蕉葉窗前細作翫啼
她一身輕悅又自嚙中吟出
我戲掩燈不語
她遂復以舊日的口哨相叩問了。

某夏之夜

無詩亦無睡眠之夜

垂首於沉帷
 燈下我默讀着烟圈
 無詩亦無睡眠
 指間之火焰遂笑我了。

夜風來 轉身在小窗前
 如我昨日喜歡之灰鴿
 不敲門竟自去了
 暗中以一點冷寥贈我。

門外叫賣聲像發於幽遠
 遠隔以一重山。
 我又猜到這時月亮
 正牽着一個襤褸的影子
 那往日啞緊之小販。

蹙眉 心情沉沉
 我懷鬱着天下寂寞的人了
 作一頁憤艾之言語嗎？
 歡華本來是無種的。

仰起首時 從門扉之頂端
 我窺視星子們的遊戲
 無詩 亦無睡眠
 指間之火焰已結一頭白髮了。

晴 夜

暫時在久鬱底心園裡
開一朵悠適之花吧！
我欲學白日吹蘆管人
無蘆管 乃打起
輕輕的口哨自娛了

仰天 把每個星子
都比如戀人的眼睛
月亮可否作自己的險呢？
今夜它又讓清風洗一遍
恰洗出來一堂淨頤好容顏
但獨兩拋柳葉眉無人爲它畫下。

天色如隣女之夏衣
新熨後沒有半點縐紋
看無邊之蔚藍里
有道銀河在推流着萬古幽愁。
是誰把它畫在那裡？
寬寬地一條身腰
被多少銀星點亂
從沒有凡人上天
去找過它的源頭。
一年憑無數鵲雀搭一次高橋
纔得渡過那有情的神仙。

暫時在久鬱的心園裡
開一朵悠適之花吧！
我欲學傍晚乘快馬人
無快馬 乃以步
悄悄的靜躡於庭中了。

鬱 夜

從希望的高潮裡退下來時
我結生澀之夢了
無花亦無果味
竟一肩世事之灰色的辛酸。

該把自己比作頭困獸了
風風雨雨依舊
獨無客自家鄉來
探囊 囊中只賸一柄鏽鎗。

睡前店主執一本藍皮書來
道巧妙之晚安
我又一次羞赧了
想起出門時忘戴那頂遮顏帽子

簷頭有貓鳴如兒啼
不能眠 乃披衣坐起
深窗是更深的鏡子
我欲摘進窗外的星子來
一點晶光裡以愁眼看愁容呢！

秋 夜

夜中我膩聽更聲自遠方來
常停筆痴問簷邊月
問她曾看見那襤衣人的半尺梆子
又寂寞的敲出了誰的冷淚!?

一千個謐靜解不開的拉起手來
我蹙眉守着無色燈之無色的苦笑
夜風今宵已於疲憊中睡去
門前的荒草遂不能再和楊槐相絮語了。

當仰首隱見有落葉拌輕寒並肩跌下
一流星急逝 如蹙眉頭走過

該以手撩髮於沿邊的窗前了
等 等渺渺一絲清風載夢來呢。

四一秋於新居

朦朧月

灰色底雲
像輕的沙呢！

今晚 它遮住了
一個亮的臉膛。

披頭柳依然
站在小樓之旁
但在南窗上
它丟了一條疏影。

樓上人推開窗子望望
天上是輪朦朧月

被一個圓的風圈鎖下
離人的消息
更無從知道了！

三九年初春之夜

悼五色鸚鵡

該問你這粒美的種子
打自那裏生下？
憑一身帶彩的身裝
竟走進中國的皇家。

兩個掌權的皇后寵過妳
願聽妳打起人言來向她問安
四個朝代從妳一生中換過
但多少兵慌馬亂
妳却不會沾着一點災禍。

寵妳的人死了
又還有繼承者依然膩愛
倒也是妳無盡之聰敏
善於侍奉有閒人
一個快意的喜歡。

應是一個不可挽的厄運吧？
把妳從皇堂的深宮裏
拖進囂雜的公園
曾任千萬民輕佻的玩賞。

妳也應學着前朝遺民

深恨這大時代不該轉換
怎如讓自私的封建帝王
把染血的江山統續到永遠？

寂寞時妳可曾
從洋槐的葉隙凝視起晴空
結一隻無止之長夢
又走向豪華逸闊之往昔。

聽說妳怕有人問起妳
一個專政的皇后。
她多少年有情之撫愛
換得妳常眼淚合着追憶流出。

我問妳這外面的演變
妳可都一一曉得？
連年人間的戰亂
正摧殘着舊的美和舊的繁華。

整個地球上響着毀滅的砲聲
全人類裏展着再建的殘殺
在這時妳翳目死了
死得太早 未來的一個
光榮的新時代
妳不能再打起眼睛來看到。

朦
朧
集

陳
梅

春怨
悼落花
郊遊有感
懷
窗外
輕掀起
珍珠梅
祝福
有寄
故居
今夜晚
北風與黃茶

春 怨

倩溪水你與我奏一曲陽關調
白髮人又去澗邊拾落枝了
深谷中孤傲的玫瑰花
你還能贈我以無聲的長吻嗎

「希望」永遠是寫在你迷人之眼裡
於今我又將迴避春意的溫馨
休猜我送煩惱與孤雁
健飛的翅也怕載不動許多愁

被歲月陌生了古老的曲徑
樵子爲鶯嘴啄花而啼噓
但春光總有消逝的一日
惆悵人與綠楊俱瘦吧

悼落花

陶醉於玉蘭的潔白
心旌也溢出春風之冶蕩

當暮色摸索到我窓前
黃昏乃掩蓋起寂寞之殘夢

無語的落花輕飄
使我是如何傷感而嗟嘆

載重的駝群踏過
林邊又泛起沙塵了

郊遊有感

遊人以步履叩空山之憂怨，
枯葉於西風中顫慄而嗚咽了！
但我悵鬱的心靈又塗上欣歡，
你誰說那時是嬌媚的春天。

拾一枚山石上的松子贈你，
村童却賜我以樸實的譏笑；
我乃於羞愧中悄悄踱去，
伴你遠避開擾攘的塵囂。

月色下載滿身愉逸歸來，
夜中遂結緋色之美夢了！
怨白楊與秋風蕭蕭細語，
揉碎我每隻青色的希冀！

是誰又贈你一杯殷紅的酒，
輕輕的刼去你少女的溫馨？
冷寞的矜持起你對我的拜訪，
圓鏡繪出我近日憔悴之容顏。

每個黃昏秋風都叩我窓扉，
我乃含淚諦聽你嫋嫋的餘韻；
且寄語三年前憐愛我的姑娘，

青燈下我嘗伴你的舊箋假眠。

疲憊中又佇立於古雅之亭畔，
却靜觀溪流着透明的悽婉；
枯葉於西風中顫慄而嗚咽，
遊人遂以步履叩問空山了！

懷

懷一片悵鬱裡的激情之欣歡
踏月夜又躡進寂寥的客館
清燈是笑我身影的修長嗎
慘白裡乃舉起一張少女的像片

久別家鄉忘掉了天倫的樂趣
春季的陽光默迪我以人間之暖意
異地風霜挂起永恆的悽愴
我遂有最沉重的思親之悲傷

你再多賜些寶貴之瓊漿
我將溶醉於薄暮裡的夕陽
櫻花燃燒起青春之烈火
期待你予我含淚的健康

窗 外

在你面前我展開憂鬱
凝視着窗外綿軟的春天
穆肅裡你賜我以畫樣的微笑
雙眸又嬌妍的說出悲傷

是誰第一次捻破我塵封的心扉
撩撥出我最神秘的顛狂
你沉醉於夕陽下烏鴉喚起的荒涼
把我又毫無顧念的遺忘

靜謐逗起我輕滑去的往事
遼闊的記憶像浩蕩的汪洋
且乘雨夜你去吧
我將聽不清你激起的回響

輕掀起

輕掀起淡綠的窗幔
乃見你緋紅之春裝
你迷人的永遠之微笑
默默的啓迪我以遺忘

是那片柔媚的春風
吹起我血海之漪漣
綿細的垂金之綠柳
却緊鎖住我熱情的騰歡

扁舟於夕陽下悄悄游盪
你嘴角浮畫出無限之憂傷
但暮鴉一兩聲呼歸的啼叫
彈破你沉思中無言之遐想

你也曾感受到人生之慘酷
對我低歌出你悵鬱的情愫
不也想擺脫纏着你身心的魔手
去伴雛燕作萬里之翱翔嗎

是在怎樣冷肅的秋天
你又凍結了你熱情的狂流
我斜倚窗下靜聽，靜聽

笑聲却流過小溪了

每夜有夢魂叩我心扉
桃花亦將伴柳絮而飄散
馥郁之芬芳仍繞門前
丁香也會默然因風枯萎

我能有悼花之麗辭嗎
人生是一句悽寂的苦話
四月風又吹送到故土的信息
遂憶及久別了的慈母之牽掛

我乃於夢幻中遠遊深山
聽老僧訴我以鐘磬的幽閒
故人已隨流水東逝了
我將拾起我新生的期望

珍珠梅

感到故地重遊的悽愴了
黃昏，夕陽，冷雨和黑夜……
熱情灌溉過的珍珠梅
於今也枯萎而顯出陌生了啊

舊日信箋默迎我辛酸與纏綿
月色下乃蹣跚着走進古刹
往昔的足跡已被風雨摧毀了
石像却賜我以似曾相識的目光

葯瓶壓着古人的詩篇
願修長之身影不禁自憐
值得留戀，值得留戀的
是晨霧裡給我的欣歡

盪小舟靜候夕陽之西墜
嗔怒曾鎖緊你的眉尖
否認我每一句懺悔的言詞
但珍珠梅也枯萎而陌生了啊

祝 福

……敬獻給我的友人……

是誰播下了不幸的種子？
你銀鈴般漸近的歌聲，
像燕子掠過平靜的湖水，
又輕巧的飄到綠楊邊。

記得吧？薔薇花下留連，
你聽我低唱出我自己的幽怨；
落照溫馨的映紅你面頰，
沉默的朱唇也爲我顫戰。

心弦上掛滿了激動的心跳，
惶忪的眸子凝注着我雙眼；
微風吹送到清脆的鴿笛，
深思中牽回你無言的沉寂。

展開你胸中峻峭的地輿，
絕崖下蘊藏着一個神密；
長腳蜂期待馥郁的花間，
含有清晨露珠的新鮮。

駝鈴輕敲起牧人的疲倦，
旅客遂孕有溫柔之懷念！

古寺流溢出沉悵的鐘音，
歸鴉乃逐走夕陽之留戀。

不管幻境像一棵草頭露，
你作了我熱情的墳墓；
滿徑飄散着希望的花朵，
我有帶傷感之黃色的歡樂。

曉光在鷄啼中慢慢蔓延，
你手指輕叩到我緊閉的門前；
口角蕩出你吝嗇的低語，
我秘藏着未曾發掘的童年。

寂寞的向我一揮手，
修媚的指尖泛起青春之顫抖；
夢中飛回疲憊的期待，
我祝福你一生的康泰。

故 居

隔牆鄰女又弄琵琶了
我將向故居灑一掬久別之淚
斜暉映亮鴿群的羽翅
歸鴉輕噪起黑色之荒涼

像大海中漂盪着一葉失舵的扁舟
像一隻羔羊孤寂的奔上山崗
我提起我沉重的灰色之煩愁
跋涉上我爲生命掙扎的曲徑

月下窺見過寡母爲他人洗滌
於今又窺見鄰女更其憔悴的容顏
我嘗於午夜對東風訴哀怨
但腰圍不也一樣清減嗎

有 寄

我會有過值得驕傲的青春
東風柔媚的吹花香給人間
殷紅的酒浸透年青人的熱情
那是初秋，寂寥的九月天

誰說我不是天之驕子
中南海畔烙滿我記憶的懺悔
夜半歸來低唱着幸福之歌
夢中的桃色也顯得更其鮮艷了

「人生若夢」可是我夢中也有人生
踏月影尋求往日的足跡
但淚痕印遍衫襟了
灰雲乃鎖住憂鬱的月光

今夜晚

—獻給我童年的伴侶

我將悽寂的握緊你雙手，
心底泛起微微的顫抖；
痛飲一杯永別前之冷酒，
相對着澆起灰色之煩憂。

你輕聲吐出了珍貴的叮嚀，
又無言的提起你絳紫之衫襟；
纖手滴落上品瑩的熱淚，
你有着比我更辛酸的陶醉。

該讚美這明月下的今夜晚，
黃熟的槐花輕飄起欣歡；
但東方描畫出悠闊之黎明，
我將步上我悽愴的路徑。

含淚挽住你嬌柔的頸頸，
請你用警覺的雙耳，
靜聽出我現時怨憤的心情。

離開你是注定了的運命！

「你忍心叩別了你慈親，
從溫馨的家園走向淒涼？」

會不會重想起你孤寂的侶伴？

昨日黃昏的樹林裡，
你還會講你甜密的話語；
今夜晚……今夜晚……
你帶給我以殘忍的信息！」

「村民們承繼了上古的思想
混沌的活着什麼也不計量；
夜雨低唱出幽暗之哀怨，
敲不破古舊銹爛的心房。

「我聽過憂鬱的江濤流向黃昏，
也看過老太婆跪在神前默禱；
歸鴉常贈我一兩聲挪揄的啼叫，
我遂向細碎的希冀作一臉慘笑。

「昨天天邊飛回一隻孤雁，
它遣我以沉悒穆肅的心願；
如今我只有堅決的荷負起記憶，
任心苗燃燒起悲憤的火焰。

「我漸漸的癡戀着你天真，
又將悄悄的離開你懷抱，
你會想我是一個殘忍的愛人嗎？」

一隻夜鷹正在咆哮。

「想起你將離我走向他鄉，
才意識到深愛你的心情倔強
我怕你在客地感受到荒涼；
漂泊的滋味沒有什麼香！」

「我一定不能離開你，
像一個稚子倚伴着老娘；
永遠隨你在異地長年漂泊
不管是地獄或是天堂。」

「我將我自己投向荒原，
永久享受着成人的寂寞；
記憶將變成一副沉重的担子，
壓在肩上使我沒有快樂。

「但是，爲了你一生的幸福，
我必須開始這艱險的跋涉；
不是故意在生活上排演殘忍的悲劇，
你不知道嗎？別人的談論，你媽的話語？」

「請封閉起你洶湧的熱情，
鎮靜住你青春的心；
趁着值得驕傲的年華，

去尋求你終身之伴侶。

「我是一個貧寒的孤子，
又沒有健康的愛，健康的軀體；
你嬌貴的姑娘啊！
失掉我將像失掉一對舊履。」

相對默守着難堪的沉寂；
像夜風搖撼茸茸的蘆葦，
搖墜了你眼睛裡悲傷的淚。
但期望你今夜有一個溫柔的安睡。

知更鳥又奏起煩噪的暮歌。
「夜深了，你媽在等候着你去欺騙，
今夕將說在誰家聽鬼的故事呢？」
抱緊我激跳的心，是期待我無聲之吻嗎？

環境不許我熱愛這姑娘，
像農民不許烏雀接近禾秧，
於是我乃有老年人之憂鬱，
——我愛孤寂，孤寂的燈光。

北風與黃茶

北風狂吼中，我在一個偶然的機遇裡認識了黃茶。但是，今歲又在秋風預告冬神將來訪問我們的時候，青年詩人黃茶君又悄悄的開始了長距離的跋涉。

於是爲了紀念我們那一段寶貴的友情，「北風」詩集在北風中刊行了。

黃茶在京市詩壇也許不算是太陌生的角色吧？然而，我對於他的詩譔却不願意多爲讀者介紹一句話。那只有請讀者在「邊角集」中去追尋他的詩境。

他愛真理，他更愛和平。他喜歡秋風之清爽，他也喜歡北風之豪猛。於是他在冷寂的暮秋遺故都以一個別情了！

固然，在他本身值得紀念的並不只是這一些詩譔，不過，「邊角集」却是他親手整理出來的過去的創作。如果說詩譔是情感的灰燼，那末，「邊角集」就是他留贈給我們的一些情感的灰燼了。但是，我很相信這一部分詩譔是他情感的一條有力之界碑。

他聰明，他勇敢，於是他以二十歲的青年來抵押給詩譔了。

可是，他也終於來了又去了。

穆穆以滄浪之歌來紀念他誠摯的友情。我也以朦朧集來獻給我敬愛的朋友。

三人合印詩集也許頗有些詩意，但如今我們感到的却祇有離別之悽愴！地角天涯，知得到黃茶君何日再回故都對我們作一次親切的握手呢？

於是，我們在噙着淚水的微笑裡刊印「北風」！

踉蹌之歌

獻

踉蹌之歌

海上

急行

去祖國

鴨川江畔之晨

詩・酒・淚

焚

榆梅頌

心聲

命運

醉者吟

穆
穆

獻 ——給×大學畢業班

潮

逐老了多少青春的臉
潮在今日
又要拖走了你們
在和靄中推出這座朱紅大門
道別聲中又暗響着一片苦笑
社會之門張開了虎口
宇宙又伸出了一隻魔手
這幕劇的開始便是如此的熱鬧

一九四三年度

蹣跚之歌

流浪之歸來有如流浪之淒涼
憂愁冰冷了母親的溫懷
忍淚再過一度孤雁的航飛
青空籠罩着萬里風雲
風雲怒呼着戰馬嘶喊
疲憊的靈魂振不起來壯胆
沙漠之夜腫迷了旅客之夢
駝鈴喚不醒泉水之涓流
找不到一塊淨土
——那怕是荒蕪的孤島
歇一次腳兒
抖光翅膀上的塵土
再作黎明天的飛翔
 不見壯大的劍鋒
 只落得劍鞘伴蛛網兒掛於懸樑
 白髮老者眼花撩亂了
 不顧墓地爲獾狼盜空
 只盼游子之歸還
 鐵衣壓酸了腰間的疤傷
 戰鼓響遍了原野
 烏鴉吵醒了老者的荒唐夢
 嘆息雜在陽光裡無力了
 暴風雨摸碎了古琴之弦

古塔的沿邊滴流着傷心淚
這世紀，沒有暖和的角落
這世紀，沒有安靜的年
孩子不敢放一次舒暢的哭
熱情的眼睛透着懦弱的光
災難群沾污了錦繡江山

騙子手都聰明得藝術化了
濟世者袖手無策
聖者也同樣失了信仰
萬眾一心欺人自欺
都爲了提心弔胆
都在謹慎中踏入陷坑
光化下造成了一條黑巷
黃昏吹着曉風的疑劇
險詐把稜角兒磨光了
苦笑裡描着一句真心話
千萬隻呼吸要求着千萬個生存
生就了一身軟化骨頭
挺不起胸更不敢喘口自己的氣
難信這串骯髒的日子過得那麼有勁
主見裡蘊藏着卑鄙哀憐
輕視了正義
更輕視了邪道
自己佈滿了不可清理的殘棋
此時代啣

蹂躪了子孫的希望
而祖先，祖先暗泣於九泉
傷心的人迷惑不了傷心的淚
淡酒却易醉異鄉人的腿
當着頭顱搖晃煩了
而飄茫的影子更渺小了
在醉鄉中暫做一次靈魂的安息吧
願婆語能說盡痛快淋漓
豈知草木也爲搖旗吶喊
苦悶之漿破堤而奔放
巨流瀾漫於草原
舵公瞌睡了
遊客猶夢着歌舞昇平
只有浪濤之波紋
織着夜光曲之前篇
說什麼奔波爲了盲目
說什麼堅忍爲了將來
投下一顆真珠
贖不回出賣了的靈魂
揩乾血腥的淚
如孩子一樣
爬起抖淨撒撥的土
何苦呢？永想着
『在記憶上
也找不到快活的心』

明夜的途程

還需要自己的鞋去行，行

告訴誰去

在路旁曾貯立着

一個少女的臉

口中噙着兩片鮮紅的唇

吻暖了旅者的魂

更吻暖了那顆冰涼的心

把束未吐苞的紫玫瑰

做着葬禮

埋掉了那張死掉的影

而旅者得了

一顆完整的心

一身鮮明的胆

那是聖潔的友情之安慰

那是同情鼓起的勇氣

少女竟敢大着胆子唱

「不願說那快樂之神

飛入了天宮

願唱踰踰之歌

踰踰於天涯

在生活邊沿上過吧

生活之邊沿有着新生」

歸宿弗是流浪人的家

千古詩人長眠了

夢篇投入了溫暖的懷

一九四二年歲暮
夜深燈光寒
拖動寂寞的筆
抒成嘆息的心
贈送給我的朋友

海 上

白濛濛的海上
當着海燕掠過捲起的閃光
果斷，自由自在的飛翔
浪花奔騰地唱着
 雷風響着的波濤
 你這驕傲的魔鬼喲
 從海底直衝雲霄
 歡笑，呼嘯，騰躍
東奔西竄的躲避
恐怖嘆息的懦弱
蠢笨指定了畏縮的命運
被你這魔鬼撕破了他們的安詳
 火燄似的热情
 激昂後面更激烈的激昂
 嚇退這霹靂一聲電響
 濺破的泡沫做着征途的衣裳
豈容温情沈醉在這暴風雨的海夜之上

一九四二春作於古都

急 行

車身偷偷地爬別了古老的城頭
穿過這滿山遍野一片綠色
割破一道千里直徑之弦索
天際也變做了個長圓之軟弓

×× ××

站驛送遠了行人
溫情又鎖緊了兩顆心
啊！暫別吧古城
在妳想笑的臉上畫足了一句苦話

×× ××

山川，古道都微笑了
這搖籃是母親動手織成的吧
我將安閒地躺入她的懷抱
這是祖先的遺產，也有我的家鄉

一九四一年夏在古順德道上

去祖國

山巒搖遠了旅客的心
小店在天涯記熟了流水的臉
異邦裡的孩子替祖國滴下淚兩行
忘記歸程
更忘記是誰招手欲其微笑
只有眼前的影子啣
是啼？是……………
讓古老的風信溫存一次你的心吧

一九四二·七於日本東京日華同學會

追記：因偶然的機會，得於日本旅行一次，那是個島國，有美麗的山，和蒼老的樹，處處可聞流水的低語；遍地可見人民的清秀，曾讀過不少遊人的歌頌，但歌頌者決描繪不了那裡的萬一，此行書成的短詩很多，可惜不是在別人的紀念冊上，便是在友人的信箋上，而且自己在路上包裹了物品而至失落，所存只有三兩首，今選之以誌紀念。

鴨川江畔之晨

鴨川江畔問宿的客人啣

可聽着流水語着島國的風情

×× ××

任晨光浴着你疲倦了的心情吧

那裡烙着一粒生活奔波的血痕呢

×× ××

日光暗淡了

朝霧也籠罩了層出不窮的山巒

×× ××

當着人市還在半睡時

你且低頭問釣者尋夢吧

一九四二·七於日本京部

追記：京都是日本最美的風景地，我在這裡頗有忘返的心情，我住在一個很小而且很潔淨的旅社裡，拉開窗便是那涓涓長流的鴨川江，我每晨必坐在窗前以終寂寞，我愛這裡有世外桃林之感。

詩·酒·淚

春光在杯沿落了顏色
 酒影映着淚痕的斑點
 淚，是一幅皺着眉頭的花紋

×× ××

一口酒·一聲淚

醉了，歌，歌着：

「幾度尋春春不遇

不見春來那知春歸去！」

煩惱伴着酒和淚
 奏着無聲無律的交響曲

×× ××

幾時喝完這杯苦酒

幾時說盡這句苦話

幾何時在人們的眉頭掛着一聲響笑

——一九四二年三月，酒夜歸來，朋友搖恍着身子送我，我也恍着頭顱送他，一夜未走完這條很短的路，期待黎明清醒這對醉漢。路上不斷地歌着，回來時僅可憶起此數行。

焚

心池有如一座死城
遠了，這枚沒有生意的靈魂
荒原，孤塔，古墓……
山巒也搖遠了旅人的遐思
撕破了白雲
鮮花在枯萎中消瘦了
是的，心池有如一座死城
獨有焚了的信箋
伸出一度熱情的火舌

——蹶着一堆信箋，冒起的火焰，殘留下一葉綠地
白字的紙片；淒涼襲上胸頭，一堆死灰，伴着一片
回憶。

一九四二秋風起時

醉者吟

散文詩一章

我聽他高興的談着
 我顫慄了
 我捧住他的臉
 我知道他是醉了
 醉中說一次痛快吧
 於是 I 想起他的痛苦
 他比話更痛苦的心
 於是，我又想起不願說話的人
 ——不願訴盡心中的醜與憎
 而痛苦的人更使我顫慄了
 世人又多願假做高貴的樣兒
 這是醉者向我歌的淚痕——

面色赤紅地訴說着心情：

「咒罵那說「往者如逝」的人，
 他殘忍地把往事勾消；
 其實，
 刺痛了心靈的是什麼呢？

昨天，又是一幕痛心的事：

妻，笑着臉，
 遞給我那堆鈔票
 「給你，這裡是錢：

不要愁啦！」

她像哄孩子一樣安慰着我

「歌吧！你的詩呢？」

讓歌者造成一個沒有痛苦的世界！」

她常用這個偉大的精神放在希望上

啖：傻子！

一個人的痛苦換不來全人類的幸福。

啖：傻子偏要想些聰明的事。

昨天，是的

那一幕痛心的悲劇：

不但未博得我饑餓中的微笑，

更大的創傷重割破我的疤痕。

我如見到她在別人的懷裡，

——那肥胖的紳士；

而那堆紅綠的票子落在她的手中，

她也含着眼淚笑了。

或許，（是的，說不一定！）

她腦間閃着一絲光亮，

那是她唯一的信念：

「養活了詩人，詩人唱出快活人間的歌子。」

呸：不說了，
這串嘔心的情調；
詩，只不過是紳士們在茶後的玩弄品！
（如玩弄女人一樣！）

於是，
我厭惡了一個善意的使者；
我擊碎了她的良心，
填補在一個青年人的勇氣上。

今天，我喝醉了歸來，
她爲我準備着溫暖之巢，
將如輕燕一般飛入我的懷抱。
但我瘋狂地癡笑了。

「你，你又喝酒了？」
她把鼻端放在我的唇上；
「噁！酒和花一樣的淘醉人呢！」
我想用力來揉碎了她的心；

「你！……」
「嘻嘻！……」
（她淚珠兒像珍珠一般的掛在眼簾上）
（我如魔鬼一般吼着一段故事！）

「錢！我感謝錢的魔力，
它會用酒給我勇氣，
它會讓女人很老實地和我調嬉，
它會，……

「如果妳願意打開妳的耳朵
妳聽
我利用妳給我的錢，
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功德，嗯！是功德！

「今天，就在傍晚的時分，
醉了，是酒糟的力量；
而我的意思又做一次清醒，
在清醒的剎那間又做了件慈善事業，嗯！是慈善！

「嘿：妳不是羨慕着慈善家嗎？
我想妳還不至過於惱恨！
真的，
這血腥的道德就是這樣的無價值。

「妳知道吧？
女人慣用笑色去賺錢的，
那個女人也有饑餓之色，
那個女人也有姿色去賺錢。

「『過來！』那女人喊着我，
她見我既有酒可醉腸，
也有錢可玩嫖，
不是嗎？酒色是不分家的。」

「『我們是朋友！』她說：
誰說不是呢？
——四海之內皆兄弟。
不過她是拿着油腔兒和我調情，爲的。……」

「你說這還不該挑動我的詩情嗎？
我這慈善家就這樣做成了！
錢：怕什麼？
我還有一個賢明的妻替我賺錢呢！」

「是的：我的心情跳動了，
我是詩人嗎！
我是慈善家嗎！
這是人間的活象，這是一句美詩。」

「哈哈！
偉大的妳，
完成了我，
也完成了妳！」

在我狂笑的尾巴上：
飄起妻的暗泣：
這不是爲我荒唐而妒忌，
這是一個弱者受了巨大的創傷。

她像一隻中了彈的鳥兒，
不語也不高翔，
只伏在一旁兒，
摸索着自己的光亮。

我忍不住這無抵抗的瘋狂，
如火山爆裂之無人阻擋，
自責地軟化了，
緊緊地抱住這顆被摧殘的幽靈。

「親愛的，記住：
不要太吝嗇妳的錢財吧；
反正都是爲着養活一個人，
管他是詩人或妓女呢？」

「偉大非是人工製造，
聽隨歷史來記錄吧，
饑饉而死倒還乾淨，
出賣靈魂徒增強暴者的嘲笑呢！」

「時代把路子塞住了！」
她偎在我的身旁張大了眼睛。
「噢！饑饉者自會踏出新的路子。」
我自信地摟緊了她」

一九四二年九月

追記：此詩完稿於九月，是個深夜裡有朋友×來敲門，痛叙着這一段而去，我知道他是醉了，日前又遇上×的妻，其色憔悴大減於前，問之，知×已離人世，未及三月，新路未踏出，竟殉葬於「饑饉而死倒還乾淨。」

命 運

我再也懶得過這串扯謊的日子
西風却飄起欺騙的幌子
——那麼廣大，普遍着大地。
時代的黑手：
抓緊我的腰
硬灌入命運的坑裏。
早晨，烏鴉持來與我報信
「人間本來是一張幕
幕裏的談話那能不信呢？」
反正我心是傻定啦！
凭誰怎樣的威脅，刺傷
也必替人群保存一顆天真的心。

弦外音

穆穆

朋友們常善意地勸着我說：「你在今日何必要寫作？」我用微笑來報答他們的盛情了。

今日，我不但沒有停止我的寫作，反而連三接四的出書，一定會有人在暗中笑着說：「你在今日何必要出書呢？」那麼我的回答是：「人們在今日何必要吃飯呢……」

他們不願讓我寫作有其理由，我之勇於寫作也有理由，他們不願讓我出書有其理由，我的出書同樣也有理由。

誠然，米如珠薪如桂之今日，活着已非易事。但是，既然想要生存，豈能不想到生存上的意義，如果人生只為生存而已，那就無言可說：恐怕不能就如此之簡單則能使人滿足，那麼靈魂上的要求，也不能不顧及，有時靈魂上的要求比肉體上的要求有甚之，如斯看來我們的做法也無所謂不是。

北風詩集在百般困難中終於問世了，這時在我們靈魂之一角得到了一絲安息。同時，如果可能內給我們的朋友一絲安慰，這或者就是我們的本意。

我是一個最不願意把心情安靜下去的一個，我總以為波濤之起伏較水面之平靜美得多；於是我常常把生活放在奔波中，可是到了為生活而奔波的權限都失去時，其煩悶之當時不可言喻。

抒寫心情有人謂之筆上談兵，自己也以為最無出息

的事；限着着堅實的身子伴着流水的日子而消瘦了，但是，如果讓魂魄也失落了時，那時之苦惱更不堪設想矣。

年來的日子便在寫作中度過，如果有一天不動筆，而心靈上覺得一塊肉割掉一般悔恨。

所以，我之對紙談心，無異是鍛鍊魂魄，談不到什麼修養，如果看看我的作品，則詩，雜文，戲劇，小說等都寫，這是表現我沒有什麼專長，也可以說：我拿這文學上的形式只不過爲了表達我心情的手段而已。

我愛長篇小說，如愛我的生命延長一樣；常因一個長篇整日裡擔心，如同犯了罪案沒有判決樣的焦燥。

我也愛短文，它能把我那感慨托出，而且在很短的時間完成了，是愉快其輕鬆，比炎熱天喝盡一杯冰激凌更倍之。

我好像是爲了這不斷地安慰而活着。

詩，我便是在這樣心情下抒成，雖然我很喜好談詩的理論，但是爲了速成心情的安息，往往把理論忘掉而趨於自然流露，自知這是詩的自殺的現像。

這也是無法的事，詩在今日沒有進步，是寫詩的人把它傾害。我總認爲隨便一寫是沒有多大的成就。

詩在今日，並非內容的問題，而是形式上的問題，譏嘲詩之幼稚者，不見得肯去流瀆一次詩境的藝術，只自表面觀之不成一體，便順口評之謂幼稚，這是大錯誤而且荒唐的事，所以寫詩的人並不以這流爲勁敵

。可是最怕有人質問詩之形式，這是最易使詩人受窘的原因。

注意一下今日的詩，確乎有很大的進步，其詩境，其意識，其藝術，其簡潔確乎有舊詩所不能表達者，即與五四時期相比，亦有日進千里之勢，而詩仍未言成熟，言詩並非如其他文學之易，並且暗示着有一個偉大的希望在將來。

寫詩的人爲了脫俗，而走上了朦朧的路，如最近所謂象徵派者，那是最危險而且最不易得到好印象的一個結果。

近來有些喊着詩的朗誦，朗誦詩只可說是詩的一個條件，朗誦詩決不能代表詩的成熟，因爲詩裡含着音樂的美，同時也含着圖畫的美，更含着其他藝術之特有美，是多方面的並非一方面的，以前的詩只能供給眼的愉快，固然狹隘，而詩只能用於耳口那也不能定整，況且今日之朗誦詩，多半是爲了口號的任用，那無異是強姦藝術，而詩是絕對純潔的。

看古今的詩史，讀中外的詩，沒有先製定一個詩的理論而後產生偉大的作品；反之，有了驚人的作品，才能產生出理論和形式。所以今日寫詩的人被嘲笑，我們不引爲羞恥，詩之不成熟也不爲悲觀，我們期待着一個天材者完成了他偉大的藝術，奠定了詩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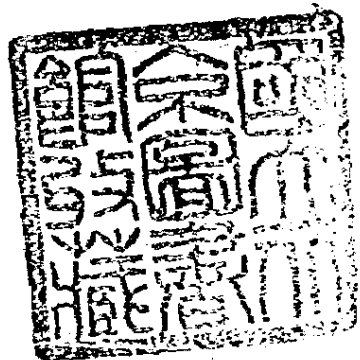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在我們國度裡，生活已足艱難，同時，有詩的天材者，也有享受的天材，我們不反對享受，同時我們也同情爲生活而奔波者。但是我們記得怎麼樣

的生活都有其理由，都有其意義，而解救靈魂是最迫切的問題。一國的文化低落，代表其民族的不景氣，只爲了生活，只爲了享受而忘掉藝術，那是自取滅亡。

所以，在今日，爲艱苦而歌，爲艱苦而詩，夜的過渡便是黎明，黎明之前，需要一時期的忍耐，更需要有創作的準備。

北風集裡的作品，便是不成熟而又幼稚的作品，如果它能給詩壇一刺激，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它就萬幸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



請 讀 藝 生 各 種 叢 書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北風	蓬艾集	鐵馬	友情	十九年集	鳳凰嶺	童年彩色版	二集白蘭等九氏作	同心	虹橋集	同心集	尋夢者	蘋果樹	生涯	婉君	摘果錄	盜甲山
黃茶陳梅穆穆作	六人合作	陸白人作	劉榮恩等作	謝溥謙作	紅雲作	狂夢作	九氏作	顧視作	顧視作	(售完)	(售完)	林栖作	穆穆作	戲曲集	(售完)	畢基初作
八角	八角	七角	一元五角	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一元四角	一元五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新 書 預 約

(17) **未亡人** 吉戈木作
短篇小說集

三月十五日出版，定價一元二角
預約一元正，共五萬字，
厚百餘頁，為本社卅二年度
第一本創作集子。

(18) **畫影篇** 顧視作
新詩集

四月一日出版，定價一元，
預約八角，厚百頁，均為長
詩。

(19) **六十年代** 穆穆作
長篇小說集

四月十五日出版，定價二元
預約一元六角，共十餘萬字
，描寫悲壯動人，為華北五
年來第一部鉅著。

中華民國卅二年二月廿五日出版

二十之書叢藝女生藝
六十之籍書版出生藝

當 禁 翻 印

北 風

定價每冊八角

作 者

黃茶 陳梅 穆穆

出 版 行

北京西直門後
廣平庫十四號

發 行人

袁 歡 星

印 刷

大華印書局

定價八角